

◆ 岁月回眸

教师节里念师恩

孙纵香

时光匆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我不由想起恩师黄正平来。三十多年前，我刚中师毕业，被分在县城一所重点小学任教。黄老师也刚调到教研室，负责小学语文教学研究。我有幸成为他的辅导对象。从此，我们便结下了师生缘。当时，他年近五旬，个子不高，目光如炬，精神矍铄。他指导青年教师细致热情，却也十分严苛。

是他辅导我上了第一堂公开课。站讲台的位置、握教鞭的姿势、语速的快慢、内容的表达、提问的技巧、板书的设计，他一边讲一边给我示范。我一遍又一遍地试教，他在下面瞪大眼睛，一字不漏地听、记，偶尔会凶我一两句。然后他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帮我解决，不厌其烦。因为辅导我，他每次回家时都已灯火阑珊，我心里常怀愧疚。后来，我上的这堂公开课获得了市二等奖，他挺为我高兴的。

不久，我准备上公开课《乌鸦喝水》，他又牺牲了很多时间，为我一次次“磨课”。这次我为他争了口气，斩获邵阳市优质课大赛一等奖。此后，我不断承担各级公开课、观摩课、竞赛课，慢慢得到了历练，获奖也越来越多，成为学校语文教学骨干。后在他的指导下，我承担了“小学快速作文”课题研究。1992年春，邵阳市“快速作文研讨会”召开。会上，我与湖北、衡阳的数位专家学者同台“献艺”，获得好评，黄老师甚感欣慰。后来，县教研室创刊《溪边花卉》，给全县学子提供写作及展示平台。我与黄老师及其他编委老师，闲

暇一道为学生改稿编辑，还把学生的文章推向其他刊物。那十年，黄老师竭尽全力培养我，我们凝结出深厚的师生情。1995年秋，我来到广州黄埔，离开了家乡与我的恩师。黄老师渐渐老了，退休了。我只能于回老家时抽空去看望他。由于我以前经常登门求教，与师母与黄老师的儿女们都很熟，吃过好多回师母做的饭菜。黄老师的女儿秉承父愿，成为一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他的大儿子热爱诗歌创作，小有名气。看着黄老师儿孙绕膝，身体也健朗，我为他高兴。因自己后来的发展总未遂意，心中时有愧疚，故也羞于见他。而他从未流露一丝不悦，每次见面他都特别高兴。他的那些鼓励话语，时时在我的耳畔萦绕。

这三年来，黄老师连续失去了三位最亲的人，对他的打击何其沉痛。我远在千里之外，听到一个个噩耗皆为事后，未能近前劝慰他，实觉愧疚。前不久，听说他在家摔伤，真乃雪上加霜。黄老师对我的点点滴滴的教诲都印在我的心坎，一刻也不敢忘记。他一身清风，他的敬业与不苟，他的诲人不倦，他的宽厚仁慈，一直铭记我的心中。如今我的学生也已长大，也多有出息。此次教师节，三位学生从不同的城市来探望我，让我甚感欣慰。人生短短一辈子，知己难遇，恩师、高徒难求。如今我也年过半百，仍愿以他为镜，勤耕于文字，尽所能做公益，以求余年精神充盈。（孙纵香，邵阳市作协会员）

◆ 乡土视野

柿子

唐波

我和几个小伙伴，终没有抵住它的诱惑。在一个下午，蓄谋已久的我们爬上了树。也许是慌乱，也许是柿子树老了，一条树枝断了，我们和那些还没熟的柿子摔在一起。没熟的柿子是极其苦涩的，一点也不好吃。但是不摔个鼻青脸肿，人又怎么会知道呢。

树梢上的柿子熟得早，大部分因为太高，被鸟啄食了。四叔把高高的梯子架在树上，用钩子把熟透的柿子钩进袋子。那个年代，柿子都是要卖到城里去的。四叔的慷慨，让我们这些穷娃们，都有了甜蜜的童年。母亲把四叔送来的青涩的柿子，埋在了谷仓里。变戏法似的，没几天，一个个略带青涩的柿子就会慢慢地变软，慢慢地变红。我急不可耐，母亲也没办法，每天跑到谷仓，把柿子摸出来，捏一捏。只有等我们的小手指一碰就凹进去，这个时候才可以小心翼翼地剥开薄薄的外皮剥开。吮吸一口，带着阳光的味道。

外婆家有棵老柿子树。每年过年，外婆总要把珍藏的柿饼拿出来，给她最疼爱的外孙。后来，我家里也种下了柿子树。因我们常年在外，母亲也有了晒柿饼的习惯，好留给她的儿子、孙子。我把削皮的柿子晒在阳台上，经常捏一捏、翻一翻，把最好的阳光给它。等它们变成一个黝黑而甜蜜的小柿饼，我要把它们带回家，送给我年迈的母亲。因为外婆说，母亲打小爱吃它。

我把没有损伤的柿子包好，塞进谷堆里，经常翻一翻，捏一捏，给它们足够的温暖。等它们变成一个个红彤彤而又软绵绵的大柿花（家乡称柿子为柿花），我要把它们带给老李，要他送给那爬树摔伤的小娃娃。因为老李说，小娃娃最听爷爷奶奶的话。（唐波，任职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每到柿子成熟时节，老李就来市场摆摊，把柿子层层叠成金字塔模样。柿子红彤彤的，饱满而锃亮，很吸引人。我通常都会带几个回来，也正是因为如此，老李偏爱我，每次特意给我留几个。有句俗话，尽挑软柿子捏。我买柿子，也习惯捏一捏，挑一挑。老李初次见我，就已经感觉我的名堂多。为啥，一大筐柿子，全选下来，也就买那么几个。老李抱怨说，柿子都被我捏熟了。从此，他每次把最熟的给我留几个，免得我买相太难看，把顾客都吓跑了。

那天，我又来到市场，来到老李的摊担前。但意外的是，摊担上都是些硬硬的柿子，很多还很青涩。我有点诧异，望着老李。老李的眼神有点慌乱，连忙一阵解释。原来，他的小孙子帮忙上树摘柿子，从树上摔下，送进医院了。因急用钱，也就不管柿子是青是红，全都一元一个贱卖了……得知人没大事，我也舒了一口气。随后，掏出几百块钱，把余下的几十个柿子提了回来。我提着一筐硬邦邦的柿子回了家，儿子看见了，开玩笑说，老爸这是要换口味，啃“硬骨头”了。柿子没有熟透，硬得跟石头差不多，又苦又涩，谁也不想下口。但是，柿子是可以捂熟的，也可以晒熟的，长在城里的娃娃又如何明白？我把柿子挨个挑了下，没有损伤的，我打算捂熟它们；有点损伤的，把皮削了，趁着日头，放到外面晾晒。我小时候，家门口有四叔种的一棵柿子树。不记得它是什么时候种下的，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挂果的。反正从我记事起，每年深秋时节，柿叶飘落，树枝上挂满了柿子，红的红，黄的黄。特别是熟透的柿子火红火红，在秋日暖阳的照射下，晶莹、圆润而鲜艳，诱人极了。只可惜，我不是那枝头的鸟儿，可以把最鲜美的柿子给啄食了。

非是业师恩泽深

邓星汉

里立即乐了，就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到校外放羊去。

我们把羊牵到山上后，唐老师就叫我学他的样子，把拴羊的绳子一圈一圈地盘到羊的脖子上扎好，然后，拍拍山羊的脊背，说：“去吧，那边好多的草啊，吃饱了再回来啊。”山羊就发出“咩咩”的叫声，欢快地吃草去了。

唐老师找了一块很大而又干净的石板坐下去，招呼我坐到他的身旁，亲切地问我：“上学好不好？”我说：“当然好啊。”他摸摸我的脑袋，笑着说：“一个人要读书学文化，有了文化，就可以到大城市里去生活。”我就好奇地问他：“大城市是什么样子的呢？”他说：“大城市有很多很多的高楼，有很多宽阔的街道，街道两边都是店铺，卖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城市里有电灯，晚上各家各户的电灯会亮起来，好像是天上的星星落下来了一样，到处是通明透亮的……”我听得有点入迷了，就兴奋地说：“那我今后也要到城市里去。”他说：“你有这个想法就很好，但是，你要实现到大城市去生活的梦想，就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考上大学。”唐老师把别在身上的铜水烟管取下来，再把一张毛边纸递给我，要我帮他揉成一根纸条子，用来做点烟的“纸明子”。他一边从烟荷包里掏出烟丝往烟锅里装，一边对我说：“你现在是读一年级，主要任务是识字学习。要认得老师教过的字，也要会写老师教过的字，不要写错别字。一个人写错别字，不仅会闹笑话，有时还会把意思搞反了，生出一些事故来。”……

就这样，我很快就喜欢上唐老师了，每天一放学吃了晚饭后，我就主动邀唐老师去放羊。唐老师就继续给我讲李白杜甫的故事，讲杜甫的故事，讲解如何写对联和财主斗争的故事。再后来，他又指导我造句写短文。他告诉我，要写好作文，首先就要学会描写，而要学会描写，就要善于观察，抓住事物的特点来写。

有天下午，唐老师要我口述对正在吃草的山羊的描写。我想了想后，就说：“在我们这一群山羊中，我最喜欢

那头老公羊，因为它很勇敢，总是走在前面带路。当它发现一处青草后，就‘咩咩’地叫几声，招呼后面的母羊把小羊带过去。它个子高高的，头上有两只弯弯的角，像小女孩的两条辫子。在它的下巴上长有一把好看的胡子，就像唐老师的胡子一样可爱……”说到这里，我就停下来，对着唐老师调皮地发出“嗤嗤”的笑声。唐老师就装着嗔怒的样子，伸出手在我的脸上轻轻地拧了一把，说：“你这个臭小子，我的胡子是那样的吗？”然后，他一把将我搂进怀里，赞扬地说：“你真有灵性啊！好好读书吧，以后一定有出息。”

后来，唐老师就给我讲唐诗宋词，教我写作文。他从写记叙文开始教起，告诉我写记叙文可以用顺叙的方法，也可以用倒叙的方法，中间也可以插叙……对一个事物不能面面俱到，要重点写最具特点的东西。接下来，他就以《我的学校》为题，要我谈自己的设想。我说，首先要简单介绍我们的学校，然后重点写学校最可爱最美丽的地方，最后写自己的感想。他听了后，又接着问：“那你觉得我们学校哪些地方是最值得写的呢？你打算按怎样的顺序来写呢？”我说：“应该由校门往里写，最值得写的是校门的石雕牌楼……”唐老师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很好。那你就按照这样的想法把文章写出来吧。”过了一两天，我就把文章写出来了，交给了唐老师。他看了后，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后来，我这篇文章被刊发在由武冈教研室编印的《小学生优秀作文》上。

和唐老师相处久了，我也就完全消除了畏惧感，我们是师生却像父子。后来，由于我父亲调离了乌鸦井完小，我在小学二年级结束后，也就转学去了父亲工作的学校。从此，我就和唐老师失去了联系……再后来，我只要一回忆自己的求学过程，我就会想起唐运瑞老师。他虽然不是我的授业老师，但我受他的怜爱和教诲多啊！几度春风化雨，非是业师恩泽深啊！（邓星汉，武冈市芙蓉学校第一校长）

水上森林

曾德辉 摄

双清
SHUANGQING

湘西南诗会

野百合肆意地开
山谷里回荡着朴素的方言
掬一捧溪水
足以洗净奔波之苦

曲溪村的万物
皆心怀慈悲
内心清澈的人
才配得上这里的柔软

自从离开故土水与山
只剩下漂泊与喟叹
在水泥丛林漫无目标穿行
徒余对家乡的挂牵与思念

终有那么一天
扛起拉不响的二胡
背起喘气不休的行囊

曲溪村

(外一首)

陶小青

命名

并不是有山有水
就能被命名为曲溪村

又见炊烟

戴苗起

回故乡，看黄昏炊烟
昏花中，恍惚母亲的慈颜
故乡的炊烟

水，须源于宝鼎山的余脉
有着慈悲的心肠
山，须怀揣着万千竹木
有着谦谦君子的风骨
每一个烟囱，都会在黄昏
披上灰白色的纱巾
秋收后，田里总有几线稻穗
等着被人想起
(陶小青，绥宁人，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

随风漫卷
其中有琐响声声
还有童年的欢笑与梦幻
哦，炊烟炊烟，等着我
牵着牛，看诗情画意满山转
把老屋前的小路踏笑踉跄

(戴苗起，邵阳学院教授)

◆ 人物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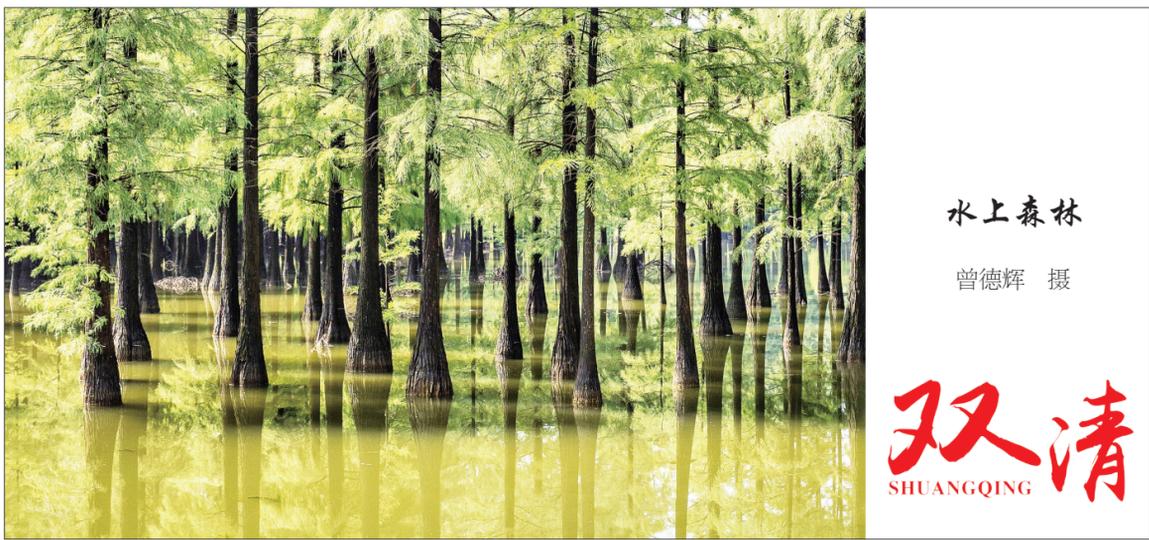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唐运瑞老师一直是水浸坪公社乌鸦井完小六年级毕业班的专职语文老师。唐老师深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乌鸦井完小所有的老师都很崇拜他。

我是在1961年9月入乌鸦井完小读一年级时认识他的。唐老师中等偏矮的个子，方圆的脸，一双圆溜溜的眼睛总是泛着聪慧而又带点狡黠的光芒，宽阔的嘴巴上蓄起了两撇卓别林式的八字胡。他总是乐观而又有点神秘地微笑着，整个面容和神情显得既可爱又滑稽。他的穿着也很特别，春秋时节穿西装；夏天穿夏威夷式纺绸白衬衫和西装短裤，脚踏一双牛皮绑带木屐子；冬天戴瓜皮帽、穿对襟棉袄和棉裤，棉袄外面套着一件黄鼠狼皮做的毛背心，脚穿黑色皮鞋。

他的身材很肥胖，老师们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他“唐胖子”。实际上，这个绰号只有几个年龄与他差不多大的老师偶尔叫一叫，绝大多数老师见着他都是毕恭毕敬地叫他“唐老师”。他青年时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1949年后，他回到水浸坪公社乌鸦井完小做了一名语文老师。

唐老师当时是乌鸦井完小年龄最大的老师。由于路远，交通不便，家里也没有其他亲人，他就长期住在学校。他的老婆每学期休一次假，从湘雅医院来这里住上一个月左右。我去上学的那一年，他刚好50岁。我父亲也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我和父亲一起住校。

也许是我小小年纪就上学的原由，乌鸦井完小的老师都很喜爱我。唐老师经常挺着大肚子走到我面前来逗我玩，要我做他的干儿子。学校养了五六头山羊，唐老师很喜欢放羊，每天下午一放学吃了晚餐后，他就要我和他一起到校外的山坡上去放羊。一开始，我有点害羞，不愿意跟他走。他就拍着他的大肚子对我说：“你看，我的肚子为什么这么大？我这里面装的全是故事啊！你跟我去放羊，我就讲故事给你听啊！”我一听他说会给我讲故事，心



水上森林

曾德辉 摄